

蓝月亮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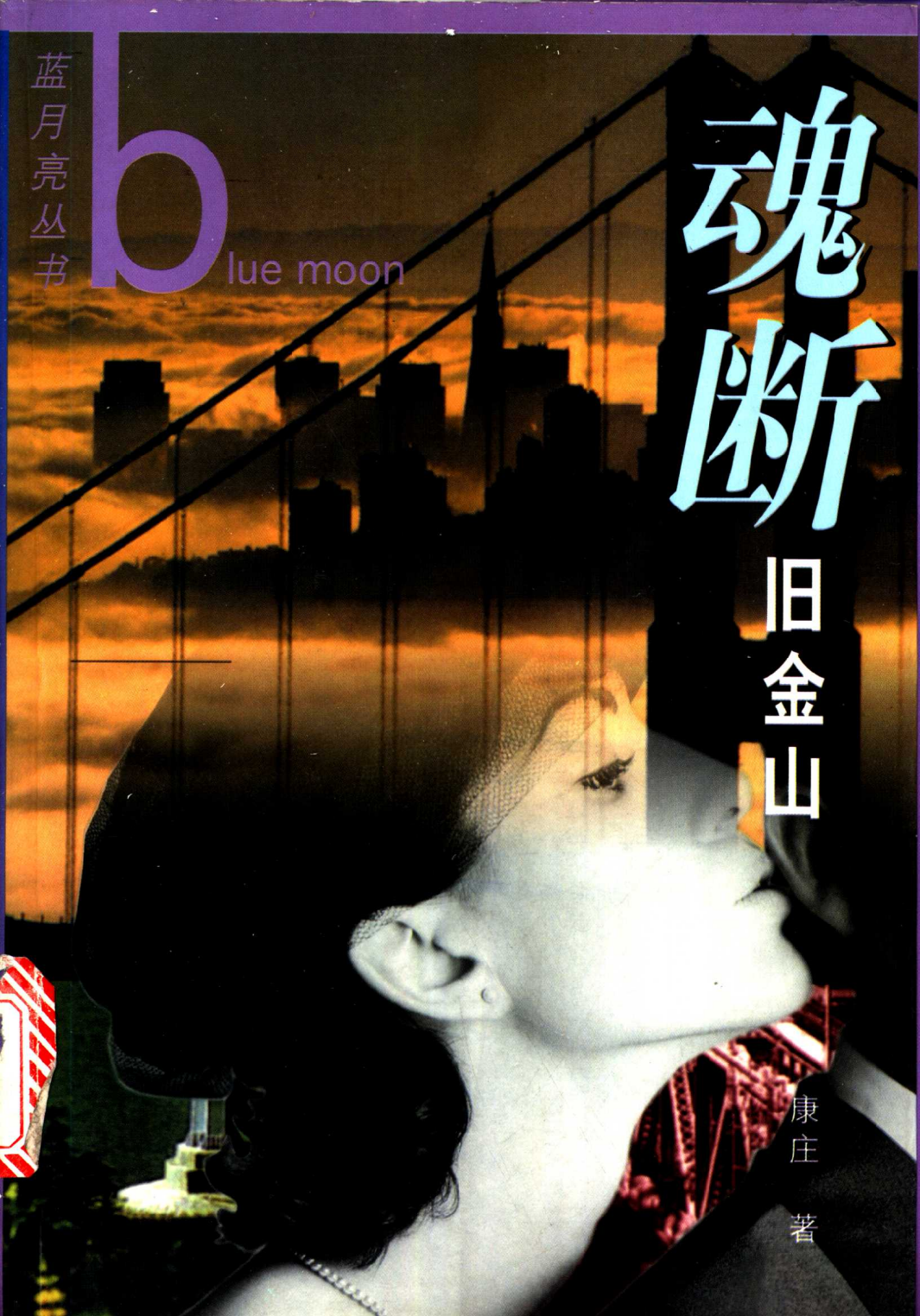
b

blue moon

魂断

旧金山

康庄 著



蓝月亮丛书

b

blue moon

魂断

旧金山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魂断旧金山/康庄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1998.1

ISBN 7-5063-1321-9

I. 魂… II. 康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25202 号

魂断旧金山

作者: 康 庄

责任编辑: 霍 钢

装帧设计: 蒋 艳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360 千

印张: 15.75 插页: 2

印数: 001-8000

版次: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321-9/I·1309

定价: 22.2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0



初夏的北京城。下午三点多钟。长安街与六部口交叉处。一辆崭新的黑色奔驰自西向东徐徐驶来，驶过新华门，又驶过大会堂，刚把天安门甩在屁股后头，便“唰”地停靠在长安大酒店门前。

司机小黄敏捷地跳下汽车把门拉开，毕恭毕敬地说道：“霍总，请下车。”

从车内钻出的中年男子四方大脸，虎背熊腰，面部皮肤颇为细嫩滋润，给人英姿勃发的感觉，只是眼睛稍小了点，头顶光秃秃的。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华东集团董事、总经理霍亮。

接着钻出汽车的，是位衣裙华丽、不紧不慢、浓妆艳抹的女士，她站稳之后，抬手拢了几下时髦的卷发，又把小圆墨镜摘下来，装进了皮包。这位艳丽女人是霍亮的前妻，国旅的英语导游员钟晓虹。

霍亮见钟晓虹背好了坤包，便也拎起公文箱，对小黄命令道：“你快去首都医院，给陈董事长送几盒泰国鳖汤。”

“是。”小黄拉开车门，把右腿伸进去问道，“几点钟过来

接您？”

“需要两个钟头，完了事我打你的手提电话。”霍亮说完话，头也不回地拉着钟晓虹步入酒店大厅。

在顶楼的一个豪华套间内，已经换上休闲晚装的霍亮从酒吧后面端出两杯威士忌，把其中的一杯递给钟晓虹，举起另一杯说：“晓虹，来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！”

“哎，这话可听着不够乐观哈？就跟明天没酒了似的！”钟晓虹看着霍亮把威士忌一小口一小口地喝完，然后才仰起头把自己杯中的酒一饮而尽，“阿亮，我只陪你喝一杯好么，就像过去一样。”

“那不行。”霍亮摇着头把两只酒杯重新斟满，自己先喝了下去，十分干脆地说，“再喝一杯，壮壮胆儿。”

“壮胆儿干什么？你亲自接我过来，想必有要事相求吧？”

“真不愧是我的前妻，我从前的小宝贝儿，对我了如指掌。”霍亮半跪在床头柜前，把优美的音响调到最低音量，又起身把钟晓虹手里的洋酒拿过来喝了下去，然后把空酒杯往沙发上一扔，上前搂起钟晓虹，轻轻地抚摩着她柔软的脊梁。他盯着墙角柔和的灯光，欲言又止。过了好一阵，才微带醉意地说：“知道么，现在是我最需要你的时候。”

“嗨，原来喝酒壮胆是想说这句话！”钟晓虹嗔怒地推开前夫，继而又扶着他的肩膀无限温情地说：“快别这样了，阿亮，咱们不是都领了离婚证吗？”

“哦，对不起。我几乎把这件事情忘到了九霄云外。”霍亮垂下两臂，脑袋也垂下来，有些语无伦次地解释说，“只是突然上来一股冲动，想搂搂你抱抱你，甚至想……”

钟晓虹诧异地看着前夫，心里泛起一丝哀婉。她很清楚，她和他离婚的主要理由是对方严重阳痿，久治不愈，难道说

……她的目光从惊疑转为惊喜，继而扑进他的怀中，喃喃地说：“阿亮，难道说，你起死回生啦？”

“但愿如此！”霍亮感觉受到了奚落和耻笑，他猛地推开钟晓虹，冲到宽大的玻璃窗前，“唰”地拽开了窗帘。他俯视着远处天安门广场前端高耸的旗杆，轻声自语道：“我怀疑，今生今世它也不会挺拔了。”

钟晓虹连忙跟了过去，重新投入霍亮的怀中安慰道：“都怪我不好，我不该胡说八道，拿这种事刺激你。”

“不不，我一点儿都不怪你。”霍亮有气无力地说着，两眼仍然盯着窗外。

“阿亮，咱俩在性生活方面显然没有缘分，可除了这个，世界上还有太多太多、很好很好的东西可以让咱们分享，不是吗？”

“说得不错，咱们还有亲情友情，有互相理解互相信任嘛。”

“是啊，现在唯一的不同是把夫妻变成了朋友。阿亮，你对我是最好的。”钟晓虹羞赧地一笑，“这两年甚至我跟别的男人同居，你都默许了……”

“又在耻笑我不是男人了对吧？”霍亮的脸色突然阴沉下来，但很快就恢复常态说：“好，不谈这些无聊之事了。咱们来谈一桩大买卖。”

“好哇，做大买卖才有刺激。”钟晓虹也顺坡下驴说，“不会是走私毒品或拐卖儿童吧？”

“打死我也不会坑害百姓，我做的买卖都属于高档次。”霍亮刚才喝下的三杯威士忌开始发生了效力，脸色涨红地说，“下礼拜，你不是要陪科委代表团访问美国吗？我想，让你趁机留在美国，然后，成立个私人企业跟我们华东集团做贸易，

合理合法地把公款汇到美国……”

“你是说里应外合搞贸易、赚大钱?”

“对，赚大钱，通过贸易往来，把钱汇给你的公司……”

“应该说是咱俩的公司。”钟晓虹在这方面似乎心有灵犀，立刻明白了霍亮的打算，“等钱一到手，你也往美国一跑，颐养天年，对吧?”

“这要走一步看一步。”

“你想捞多少钱?”

“这个数。”霍亮伸出三根手指。

“三百万?”钟晓虹惊叫了一声。

“随你怎么猜。”霍亮神秘地一笑，“反正原则上不要太贪，要见好就收。”

钟晓虹浑身打了个冷战。她走到墙边，从衣柜里拿出一条毛毯披在肩上，遥望着窗外的人民大会堂说道：“你不是说，这些天中央正在开会，制定反腐败的新措施吗？以后越来越不好贪污了。”

“别说得那么难听好不好！”霍亮起身又给自己斟了杯威士忌，边喝边说，“我是同外商做合法贸易——当然是赔钱的贸易。”

“我懂了。听父亲说，他们北方科技进出口公司也常做赔本生意，一赔就都不是小数。”钟晓虹说到这里心中平静了许多，她把毛毯扔到沙发上笑道，“阿亮，开放这么多年了，你怎么今天才想起来捞钱?”

“陈董事长明年就要退居二线，他一卸任，我的位子肯定就坐不稳，所以不得不开始行动。”

“可是，我的霍总经理，你怎么知道我会跟你同流合污呢?”

“我当然知道，你跟钱没冤没仇，又那么爱打扮。”霍亮狡诈地一笑，“就算你不图挣钱，不图帮我，总不该不去投奔你那初恋人郭诚吧？假如他仍然是个单身汉。”

“他当然是单身！”钟晓虹心里忽然萌动起一股激情，她用微微颤抖的声音说，“我昨天去看过郭诚的母亲，得到了他的新地址，还有他的电话号码！”

“一提到郭诚你就这么冲动！”霍亮带着嫉妒的心情告诫说，“你们已经六年没有联络过，要有个思想准备，说不定你已被他遗忘了！”

“嗯，有可能。”钟晓虹的情绪低落了一些，“但我会把他的记忆找回来。”

“好，反正你要小心谨慎，见机行事，先观察他一段时间。如果他不跟你一条心，就不要暴露咱们的计划。”

“你的话真够疼的，就跟叫我当特务似的。”钟晓虹又披上了毛毯，开玩笑说，“干脆给我起名叫007吧，演一出007在旧金山。”

“可以啊。不过要记住，这个计划属于绝密，对你父亲、对晓军都要守口如瓶，今后你只许跟我单线联系。”霍亮咧嘴不自然地笑了一下继续说：“如果你乐意，咱们的计划也来个代号，叫做‘黄香蕉’。”

“黄香蕉？”

“没错儿，人们用黄香蕉比喻美籍华人对吧？”霍亮踱着步子来到窗前，俯瞰着楼下川流不息的长安街，忽然他转过身来，指着窗外对钟晓虹说道：“等捞了一笔钱，就该离开这长安街，去做一只‘黄香蕉’了！”

1



铃铃铃……客厅桌上的电话铃悦耳地响了起来。

郭诚条件反射般地从床上坐起来，扭身看了一眼身边仍在熟睡的女朋友申慧美，亲昵地在她额头上吻了一下，然后轻轻跳下席梦思，赤裸裸地冲向客厅的写字台。从背影上看，他瘦瘦高高的，但很结实也很挺拔，左侧的屁股蛋上生了一个红豆般的大疖子，显得有些红肿。他左手挠了挠疖子，右手抓起电话轻声问道：“哈喽，哪一位？”

“是我呀。”对方是个音质优美的女人。电话里很嘈杂，有一辆辆汽车驶过的声音，很可能电话另一端是个马路边的电话亭。

“我？真逗！”郭诚揉了揉惺忪的睡眼，又搓了搓毛茸茸的胸脯慢悠悠地笑道，“小姐，那个‘我’是谁呀？”他已毫无睡意，习惯地从抽屉里拿出一支香烟叼在嘴上。

“阿诚，连我是谁都听不出来啦！真让我失望！”女人的声音急促起来，还带出几分哭腔，“难道我被彻底遗忘啦？”

“说话的腔调嘛，倒是似曾相识。”

郭诚点燃香烟，猛吸了一口，打火机不慎落地，他习惯地骂道：“我操！”

“哎，你是一点儿没变，还是脏话连篇呀！还记得杭州花港宾馆么？”

“花港宾馆？嘿，我听出来了。”郭诚激动地大喊了一声，“钟晓虹，我最想见的人！真他妈巧嘿，昨晚我还梦见了你。旧金山比北京晚十六个钟头，你现在是晚上十点多对吧？你今天……”

“Peter！在给谁打电话啊？”卧室内飞出一句娇滴滴的高音频的问话。

“国际长途！宝贝儿你接着睡吧！”郭诚用手捂着话筒，扭头朝卧室嚷了一嗓子，然后又对着电话继续说道，“晓虹，咱们接着聊。”

“刚才你在跟谁说话？我好像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。”

“你听错了。”郭诚嘿嘿笑了一声，随口撒了个谎，又以问代答说：“你们是不是夜里十点多？”

“阿诚，我跟你已经有时差了。你知道么，我三天前已经到了美国，这会儿在华盛顿街头，在白宫外面的马路上给你打电话！”

“别逗了，晓虹，你要说在北京白塔寺街头打电话倒更可信。”

“去你的吧！你这人怎么跟你说不明白，怎么变得那么缺乏信任！”

“好好，我信你，那你告诉我，紧挨着白宫的那条街叫什么名字？”

钟晓虹掏出手帕使劲擤了一下鼻涕，然后仰着头看了看街牌说：“宾夕法尼亚大道啊。”

“嗨，美国地理学得不赖啊，跟真的似的！”

“真的没骗你嘛，骗你是孙子。”钟晓虹有些急了。

“哟，看来还真没骗我，你什么时候到旧金山？你丈夫霍亮也来了吗？”

“不，霍亮已成为历史人物了！”

“什么？他死啦？”郭诚惊愕地嚷了出来。

“哎，你嘴上积点儿德好不好！他活得很健康，只不过我们离婚了。”

“离婚啦？你跟霍亮离婚啦？”郭诚心中一震，呆了半天，才有些幸灾乐祸地说：“看来，你跟谁都不能白头偕老哈？”

“放屁！”钟晓虹当即驳斥道，“我多想跟你白头偕老，可你却跑了，跑到了美国！”

郭诚一时无言以对。实际上，与钟晓虹分手的谁是谁非连他自己也没弄明白，反正事过境迁，现在已经不重要了。当年从杭州的花港宾馆回京，他和他依旧在同一个课堂上读书，所不同的是，钟晓虹有了身孕。婴孩是在郊县小诊所被秘密拿掉的，而俩人之间的裂痕也从这里开始。郭诚想尽快去美国，与女友产生了分歧。钟晓虹并不反对出国，只希望能与郭诚比翼双飞。当时，她不够出国资格，按规定大学毕业生服务五年后方可申请出国，而郭诚是朝鲜族，不在限制之内。郭诚早已通过托福考试，并获取了旧金山某大学的入学资格。四年级第二学期，在去国旅北京分社毕业实习之前，钟晓虹把郭诚约到陶然亭，提出毕业后立刻结婚，求他放弃独闯美国的打算。不料，郭诚已向美国领馆递交了签证申请表。钟晓虹威胁说，只要郭诚再往前走半步，她就嫁给别人。

郭诚的签证是在毕业典礼前一天拿到的。在激动之余，他起草了结婚申请书，打算先娶心上人回家，再磋商出国留学之

大计。

翌日，那个风雨交加的上午，学院召开了隆重的毕业仪式。在回家的路上，郭诚笑嘻嘻地解开雨衣纽扣，正要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什么，钟晓虹却先含笑递上一张烫金请柬，邀他出席中秋之夜举行的订婚舞会，地点在首都宾馆。郭诚惊呆了，先是不知所措地接过请柬，然后又涨红着脸扬长而去。

“当年是你甩了我！”钟晓虹见郭诚默不作声，便尽量柔声细气地说：“是你害我屈嫁霍亮！”

“瞎他妈说！”郭诚愤怒了，“毕业典礼那天，你亲自请我出席订婚舞会，难道不是你自愿嫁给霍亮——嫁给那有权有势的秃头副社长吗？”

“你说的不错，可有件事你永远不会知道……”钟晓虹不想往下说了，她鼻腔一酸哽咽道，“你当时怎么不问问事情的真假呢？”

是啊，郭诚也奇怪，当时居然没有追问一下事情的真假。他只是冒着雷雨跑回家，撕烂了那份漂亮的请柬，赌气在床上连躺了三天，连邻居炸鱼的香味飘来都使他恶心得连连干呕。他巴望着钟晓虹回心转意，突然出现在面前，但她再也没露过面。两个星期之后，郭诚赌气收拾好行装，悄悄登上了飞往旧金山的国航班机。那一天，当飞机冲出国界，翱翔在碧蓝的太平洋上空时，他手里的登机牌上已经涂满了钟晓虹的名字。飞行了十五个小时，飞机降落之后，郭诚走进一家礼品店，从琳琅满目的货柜里挑选了一条14K金的细项链，它带有鸡心形状的吊坠儿，上面刻有JUNE，钟晓虹的英文名字。从礼品店出来，他又找到邮局，把项链装进快递信封寄往北京。从那一刻起，钟晓虹这个名字便从他的情人名录中删除了。

“哎，阿诚，你怎么不说句话！”钟晓虹忍受不住这种长时

间的沉默，她嚷完之后压了压火气，装成无比温柔的腔调说：“亲爱的，快别吃醋了，我同霍亮早已分道扬镳，我已然是个自由的女人。”

“很好，很好，好极啦。”郭诚停止了回忆，思绪回到了现实。他抑制住复杂的情感，用平静的语调问道，“晓虹，你说已到华盛顿三天，怎么才给我打电话？”

“还说呢，我是先到的纽约，刚下飞机就跟你联系，连续打了三天电话，可永远没人接。”

“你是几点钟打的？”

“都是晚上八点左右。”

“难怪没人接，旧金山和纽约有三小时的时差，纽约八点是我这儿的五点，而我每天五点半才下班。”

“哎哟，我真笨嘿，居然不懂换个时间打，把宝贵时间都……”电话突然断了，听筒里出现了要求继续投放硬币的录音，钟晓虹惊慌地摸了摸衣袋，掏出剩下的硬币统统投放进去，电话又被接通了。“喂，阿诚，刚才线断了，我还有非常重要的事情，要跟你商量。”

“别急，晓虹，我给你打过去，”郭诚冷静地说道，“告诉我电话机上的号码……”

一分钟之后，钟晓虹面前的投币电话机响了起来，钟晓虹激动地摘下听筒喊道：“阿诚！”

“晓虹，快说你有什么重要事情？”

郭诚这时穿了件竖条纹的紫色针织睡袍，他确定女友仍在沉睡，便把电话机拉到沙发前，仰卧在沙发上语气坚定地说：“我一定帮你。”

“阿诚，你知道么，我想叛逃！”钟晓虹环视了一眼周围的行人，略微颤抖地说道。

“什么？叛逃？”郭诚浑身一冷，睁圆了双眼重复道：“想叛逃是什么意思？这我可爱莫能助。”

“刚才一急用错了词儿，其实我是要偷偷离队，留在美国。”

“我被你搞糊涂了。快告诉我，你是怎么来美国的？”

“科委的一个代表团借我当翻译，就这么来啦。”

“哦，代表团跑人倒是司空见惯，说那么邪乎干什么。你们行程是什么？”

“先去法兰克福参观三天，又去巴黎访问四天，然后在纽约活动了两天，昨天下午从纽约开车来到华盛顿，现在正等着参观白宫，偷偷溜过来给你拨个电话。午餐后我们要赶回纽约，参加签字仪式，明天就飞旧金山。”

“在旧金山呆几天？不去洛杉矶么？”

“只是明天住一夜，后天中午直飞北京。”

“真笨，哪有来美国不去洛杉矶的！这好莱坞、迪斯尼乐园简直就……”

“好啦，阿诚！现在不是吹嘘迪斯尼的时候！我正站在大街风口上，天上飘着毛毛雨，地上刮着大风，我腿肚子直发抖！”钟晓虹又一次压制了火气，换了个姿势又说，“今后你带我去好莱坞，好吗？”

“你是想，后天消失在旧金山机场对不对？”郭诚以问代答道。

“是预谋这么做，所以还带了个大皮箱，把值钱东西都装了进去。我打算仁至义尽，跟他们去机场，帮着办妥登机手续再溜之大吉。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？”

“不过这只是预谋，还要见机行事。万一找不到你，就放

弃计划。”

“我终于被你找到了对吧？真是不幸。”郭诚长吁了一口气说。

“你的言外之意是不想帮我对吗？”钟晓虹心里一凉，直截了当地问道。

“晓虹，就算是上九天揽月、下五洋捉鳖，我也会帮你。”郭诚听到卧室里有些响动，怕被床上的女友听见，便把音量压到最低说道，“不过，你留在美国未必前途似锦，现在国内挣钱那么火，人人都跟小富翁似的……”

“我不在乎。”钟晓虹打断道：“我只在乎你，只想找到你，找回六年前失去的梦！你知道，我现在是自由的人，这次机会又是千载难逢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操，你跑吧，我在旧金山接应你！”郭诚被感动了，其实他又何尝不想见到初恋女友，去重温失去的旧梦呢！他沉思片刻之后问道：“你不是带了大皮箱么？打算再运回国吗？”

“当然不。”

“可行李若不托运，会提前露出破绽。”

“我早想到了，出国前就告诉团长，要把这皮箱带给旧金山的表叔。万一计划落空，我就说没找到表叔，把箱子再带回去。”

“好哇晓虹，多年不见，变得阴险毒辣，以后我可不得不防啊！”郭诚半开玩笑地说。

“虎毒不吃子嘛，我再坏也不会害你。”钟晓虹认真地说，“这叫深谋远虑，别把我往坏处琢磨好不好！”

“那我把你往好处琢磨。你更漂亮了吧？比从前还美丽动人吗？”

“保密。见了面儿你自己看吧。你一定记住去机场接我!”

“当然。你什么航班?”

“西北 360 航班，明晚八点二十抵达。”

“我来看看有没有工作安排。我现在给银河旅行社打工，有时身不由己。”郭诚拖着电话线去查看墙上的挂历，“哎呀，糟了，明天我要陪团去拉斯维加斯，大后天晚上才能回来!”

“没关系，阿诚，工作不能耽误。我让表叔来接，正好把行李放在他家，还可以在他家借宿。”

“那就这么决定。大后天晚上记住给我打电话，好去接你。说实在的晓虹，我很想见到你，有些迫不及待啦。”

“记住，阿诚，我还像以前那样对你情深意重，现在来不及倾诉衷肠，白宫已经开始入场了，我得赶紧陪他们进去。”

郭诚放下电话，径直走向浴室冲澡。不料一推门，申慧美正坐在马桶上撒尿，浑身只穿一个小胸罩。他把门关上，调皮地嚷了一句：“宝贝儿，给我快点儿尿好吗!”

“Peter，你回来!”申慧美边喊边把浴室拉开一条缝，抑扬顿挫地说：“老实告诉我，刚才那个女人是谁?”

“小精灵，你怎么知道是女人?”郭诚站在浴室外，隔着三寸来宽的门缝笑着反问道。

“我听见你叫晓虹了啦，她是你的初恋情人!”申慧美笔直地坐在马桶上，白皙的脖颈上挂着一只钻石项链，光溜溜的肩膀上架着一颗玲珑的脑瓜，俊俏的脸上长着一个尖鼻子，一张写着微笑的大嘴，一双小眼睛流露出恼怒的神情。

“的确是晓虹。”郭诚窘迫地承认说，“她刚到美国，我们已分别六年，现在只是普通朋友而已，宝贝儿，你肯定不会吃醋吧?”

“我吃个屁醋!”申慧美用过手纸，然后穿上蓝色浴衣走出

浴室说，“来，你先去冲凉吧，咱们待会儿要好好谈谈。”

“宝贝儿，我好爱你、好爱你呀！”郭诚伸开双臂要去拥抱申慧美。

“好啦，你好低级，又好下流，刚才说你好想见到钟晓虹，还说什么迫不及待，”申慧美脾气很急，她一把推开郭诚，严正地说，“今天我刚要回台湾，你马上就有了别的女人，真是一天也闲不住，没有女人你会死掉是不是？”

郭诚张了张口没说出话来。他拥着申慧美回到卧室，坐在床沿上尽量温和地说：“回台湾是你自己的决定，对不对？现在咱俩只是同居，等我入了美国籍才考虑结婚，也是你的主张，没错儿吧？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又怎么样嘛！”申慧美凝视着这位同居了两年多的大陆男友，眼睛闪着泪花打机关枪似地说，“我只觉得好恶心，昨晚还在跟我睡觉，可明天晚上，还在同一张床上，就要躺着另一个女人了，你把我当成什么啦！”

“嗨，是你自己往歪处琢磨，往坏处想，让你一说，连我也以为自己真那么王八蛋呢！”郭诚啼笑皆非地说，“难道男女在一起，就非钻一个被窝不成？”

“她不是普通女人，她是你的初恋，你的初恋懂不懂！你们曾在花港宾馆做过爱！还怀过一个……这都是你讲给我听的啦！”

“这么说，你想立刻跟我结婚啦？”郭诚嬉皮笑脸地拍了拍女友说。

“鬼才跟你结婚了啦！我父母拼命反对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！”申慧美尖着嗓子嚷道，“你变成美国人之前，是结不成婚的啦。”

郭诚连忙哄道：“眼看海峡两岸就快和平统一了……”